

陈克 著

东鳞西爪

天津卫

天津大学出版社



陈克/著

东鳞西爪天津卫

 天津大学出版社
TIANJI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鳞西爪天津卫/陈克著.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618-5425-9

I. ①东… II. ①陈… III. ①天津市—地方史—文集
IV. ①K29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1283 号

出版发行 天津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天津市卫津路 92 号天津大学内(邮编:300072)

电 话 发行部:022-27403647

网 址 publish.tju.edu.cn

印 刷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148mm × 210mm

印 张 13.25

字 数 398 千

版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2 月第 1 次

印 数 1-3 000

定 价 38.00 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烦请向我社发行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这是一本通俗文集。当年文化局要办个内部刊物,希望写一些天津文化方面的稿子,当时我就一口答应了,以后每期都来约稿。虽然是双月刊,但人总是有忙有闲,每到交稿期限,不免手忙脚乱一番,由于事先没有规划,大部分是急就章。无心插柳,一晃写了六七年,有了几十个题目,还有几篇是讲稿整理而成,内容很分散,但写的都是天津历史文化。出版社要结集出版,就叫“东鳞西爪天津卫”吧。因为历史研究不能都是缺乏细节的宏论,也不能变成碎片化的雕虫小技。

我虽然是学历史的,但是越写越觉得自己无知和浅薄,不时发现自己前面写的东西有错,越来越不敢乱写。天津史只是地方史,但是其内容之博大精深,一人毕生之精力也无法穷尽。当前市民空前关注自己城市的历史文化,有些方面如运河文化、盐文化、水西庄、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史学界也越来越关注。我选的题目大部分是文化热点,有些是我生疏的领域,往往是参与某项目时遇到的,写作过程就是学习过程。作为通俗读物,不免有些老题新做,但也挖掘了一些新史料,尽量开拓新的角度,提出些新观点。如果能为人们提供点资料,就算发挥余热了。

最近有人讨论历史研究的专业和业余问题。我认为,历史学既能成为一个学科,必然要求有专业的功底,但这并不意味着别人就不能染指,历史是属于民众的,谁都能研究。问题反而是历史学家的成果如何能让普通人看得懂,俗话就是接地气。我是从事的博物馆工作的,博物馆的任务就是搭建文化平台,向民众普及历史文化知识。多年搞展览的习惯,在书里配了许多历史图片,可能有利于读者理解历史细节。希望读者喜欢并指正。

天津博物馆 陈克

2015年9月

目录

历史集锦

- 003 燕王扫北与白河济渡
- 008 早期天津人来自何方
- 013 早期天津人来自何方(续)
- 018 近代天津人口的来源
- 032 《潞河督运图》到底画的是哪里
- 044 从皇会到火烧望海楼——天津教案时代的文化环境
- 051 清末票号的兴衰与天津开埠
- 065 漫漫大营路
- 072 大沽口的战斗
- 082 留美学童与天津
- 094 中国铁路时代的开端
- 102 小站练兵练的是什么
- 114 美国大兵进天津

运河故事

- 123 运河上的漕船
- 131 大运河上的奇观
- 138 中国仓文化与天津官仓史
- 144 运河城市的发展
- 157 清代运河断流与漕运的终结
- 163 大运河带来的饮食文化

流动在运河上的民间艺术	169
运河上的文化沙龙	178
水西庄的来龙去脉	184
运河园林的考察	193
乾隆去盘山的次数和时间	199
康熙皇帝到过几次天津	203
乾隆下江南到过天津吗	209
乾隆皇帝何时来过天津	221

芦盐春秋

天津的盐文化	231
清代长芦盐的运销	237
天津何时成为长芦盐的产销中心	246
长芦盐路与天津城市早期商业网络的形成	251
《天津天后宫行会图》中的盐商	261

名人风采

天津知府沈家本——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开拓者	271
天津的诗人县长陈诵洛	277
曹锟与宪法	282
伍连德在天津	286
张相文与中国地理学	294
来自比利时的天津人——雷鸣远	303

遗产时空

- 309 近代天津城市的武术传承
- 321 西方军乐在天津的早期实践
- 339 杨柳青年画的起源与鼎盛期
- 345 城市博物馆与城市工业遗产(提纲)
- 358 天津最早的文化遗产保护组织
- 364 天津博物馆的前身——中国人建的三座博物馆
- 370 中国人建的第一座博物馆
- 376 华北博物院与北疆博物院
- 382 从客栈到酒店——早期的利顺德饭店
- 388 历代朝廷对妈祖的褒扬和祭典
- 395 妈祖文化的价值判断
- 402 妈祖文化的升华——妈祖信仰在天津
- 410 天津皇会中的渔樵耕读



历史集锦



燕王扫北与白河济渡

天津博物馆的历史陈列中有一块《重修三官庙碑》，上面刻着：“夫天津小直沽之地，古斥鹵之区也。我朝成祖文皇帝，入靖内难，圣驾尝由此渡沧州，因赐名曰天津，筑城凿池，而三卫立焉。”时间是明代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四月立。这块碑记录了天津得名的缘由。其中涉及“靖难之役”和“白河济渡”两段史实。应当说“燕王扫北”有两种解释，其一是指1390年、1396年、1397年朱棣三次以燕王的身份，率军队北征蒙古残余的军事行动；其二是民间将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也叫“燕王扫北”，如流传至今的评书“燕王扫北”讲的就是靖难之役。

靖难之役是明朝燕王朱棣战胜其侄建文帝朱允炆，夺取帝位的战争。此役从建文元年七月初五（1399年8月6日）开始持续三年。建文帝缺乏谋略，任用主帅不当，致使主力不断被歼。朱棣以北平为基地，适时出击，灵活运用策略，经几次大战消灭了官军主力，最后乘胜进军，于建文四年六月十三（1402年7月13日）攻下首都南京。建文帝失踪，朱棣登上帝位。



朱棣

战争的第二年，战局进入胶着状态，双方有进有退。官军将领平安率军抵达定州，败燕兵于铎山。燕将陈亨重受创，被抬回了北平，不久死去。虽然官军气势正盛，仍在北进，朱棣不愿坐以待毙，他决定以攻为守，挥师南进。当时正值冬十月，朱棣听说建文帝的主将盛庸率兵北进驻扎在德州，朱棣欲出兵攻沧州，又恐南军有准备，不明言南下，只说去攻打辽东。诸将士闻听都不高兴。然而，朱棣这南下出击的计划只有他一人知道。大军到了通州，朱棣才向下属解释说：“今盛庸驻师德州，吴杰、平安守定州，徐凯、陶铭筑沧州，相犄角为吾梗。德州城壁坚，且敌众所聚，定州修筑已完，城守亦备，皆难猝下。独沧州土城，溃圯日久，天寒地冻，雨雪泥淖，筑城不易。我乘其未备，急趋攻之，必有土崩之势。今佯言往征辽东，因其懈怠，偃旗卷甲，由间道直捣城下，破之必矣。”将士们听说后都顿首称善。南军大将徐凯侦察到北兵要征辽东，就没做防备，派兵四处伐木，昼夜筑城。这时朱棣已经暗派部下徐理和陈旭在直沽建造浮桥。当大军到达直沽时，朱棣就对部下解释说，因为夜间天空有两股白气自东北指向西南，占卜的结果是“利南”，所以应当南进。又说“彼所备者惟青县、长芦，今砖垛、灶儿坡等无水，彼不为备，由此可径至沧州城下”。于是下令南进。



白河济渡

大军很快在直沽渡过了白河，一昼夜急行军三百里，路上“遇侦骑，尽杀之”，直抵沧州城下。此时沧州的守将徐凯、陶铭根本没有察觉到大敌当前，还在



沧州旧城 1

沧州旧城 2



指挥士兵运土如故。当他们发现朱棣大军时，守城的士兵们都颤抖得穿不上铠甲。燕兵四面急攻之，大将张玉率壮士“由城东北隅肉搏而登，遂拔其城”。朱棣事先截断了守军的退路，生擒了徐凯等诸守将，“斩首万余级，余众悉降”。这一仗，朱棣大获全胜，充分体现了朱棣的智慧与计谋。十二月时，朱棣“移直沽之舟至长芦，载降获辎重，顺流而北”，自己则率军队循河而南，一直打到山东境内。从此朱棣的燕军取得了战场上的主动，直到打败建文的南军，夺取了天下。

朱棣即皇位后为了应付北方蒙古人卷土重来的严重威胁，将南京的一些军队调往北京附近。其中迁大宁都司于保定，移山西行都司所属诸卫军于北平。据《永乐实录》和《明史·兵志二》的记载统计，永乐时河北兵力达到八十个卫，另二十余个守御、牧马千户所，比洪武年间增加了近三倍，总兵力不下五十五万人。



“天子津渡”石刻

永乐二年（1404年），朱棣在当年“白河济渡”的地方，设立“天津卫”，建筑天津卫城，赐名“天津”，“天津”就是“天子渡河的地方”的意思。第二年设天津左卫，转年又增设天津右卫。这个部署应当是他预备迁都北京总体计划的一部分。



天津旧城

1406 年朱棣决定将都城迁至北京,翌年就从全国调集工匠、民夫,正式开始北京城的修建。工程历时 13 年,到 1420 年才完工。1421 年朱棣迁都北京后年正式定北京为京师,“在南的诸卫多北调”,以加强北京周边的军力。北京从此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天津的地位也随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朱棣设天津卫不只是纪念当年的战绩,也是因为天津的位置确实重要。天津既是首都的门户,又地处河海要津。特别是大运河畅通以后,成为漕粮转运的重要码头,是运河上最重要的卫。在近代天津开埠以前,天津已经发展成为地位显著的商业城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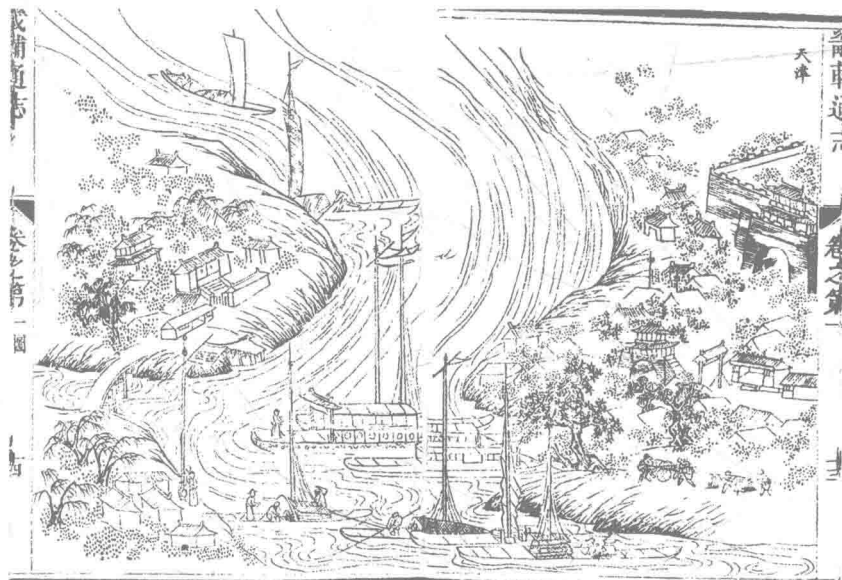
早期天津人来自何方

天津人指天津城市人口,城市只能从有地名时算起。天津最早的地名是金代的直沽寨、元代的海津镇和明初的天津卫。直沽寨和海津镇虽然还说不准确切位置,大概也出不了现在老城区的范围,是天津最早的聚落,其人口就是最早的天津人。

天津聚落的出现是由于其运河枢纽的地位。韩嘉谷先生考证,隋唐时期的运河永济渠并不经过现在的天津,而是从静海转向西北,经霸州信安北上涿郡,到了金代,天津的三岔口才与运河有关^①。《金史·韩玉传》记载:“泰和中,建言开通州潞水漕渠,船运至都。”金代改造的运河由静海独流至柳口(今杨柳青),再东折至“信安海堰(ruán)”, (韩嘉谷认为就是三岔河口)溯流而至通州,此后三岔河口才成为历代的漕运枢纽。在运河开通后的第二年,即泰和六年(1206年)下令设天津河(北运河)巡河官,隶都水监。金代设直沽寨的时间是贞祐元年(1213年)。《金史·完颜佐传》记载,武清县巡检完颜佐,柳口镇巡检完颜咬住,分别任正副都统,戍直沽寨。《宋史·河渠志》也有相关记载。那时的直沽寨只是个军事据点,而且存在时间很短。贞祐三年(1215年)五月,中都城就被攻破,完颜佐和完颜咬住守不住直沽寨。直沽寨存在了不过两年,这时距金朝开通北运河(当时又名天津河)不过十年,军队与居民处于战争的动荡之中,很难形成有规模的人口聚集。

元初直沽地区出现了煮盐业。元代文人王鹗撰写的《三叉沽创立盐场碑》中说“甲午(1234年)之秋,‘三叉之地’出现煮盐户,这一年除特许高松、谢实等十八户在此设灶煮盐,是年办课五百锭,比之他场几倍之”。两年后,又专门设立了“三岔沽司”和“大直沽司”,管理直沽盐场。煮盐户即是天津最早的居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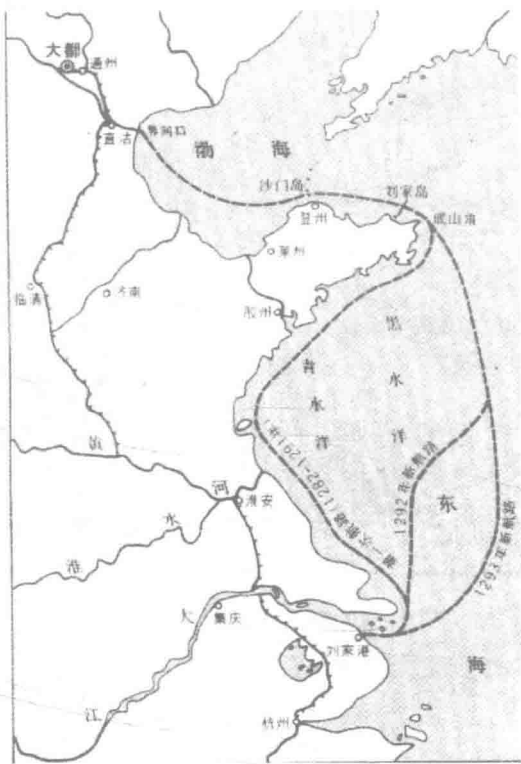
元廷在天津地区部署了驻屯军。《元史·武宗纪》二十三卷记载,元至大二



《畿辅通志》中的三岔河口

年(1309年)四月,“摘汉军五千,给田十万顷,于直沽沿海口屯种,又益以康里军二千,立镇守海口屯储亲军都指挥使司”。汉军是金朝降军和元政府用北方人组成的军队,是镇戍军;康里军是成吉思汗早期征服的中亚哈萨克部落,属于色目人,是中央宿卫军。驻屯的位置应在天津周边靠东区域。这些军户在元末战争中的命运不得而知,但有可能成为天津早期居民中的成分。

蒙古人占领直沽寨后,开辟了从东南沿海直航天津的航线。1282年,元朝大将伯颜派人从海道运粮到直沽,用平底船60艘运粮4.6万石,以后每年增加,最多达到360万石。航道改过三次,从刘家港(今江苏太仓县浏河镇)顺风十日就能到达直沽。按上述,每年需要四五百艘运粮船,为此在大直沽专设了接运厅和临清万户府,并修建了直沽广通仓等粮仓。另外,直航天津的海船也带来了闽、广、江、浙的丝绸、瓷器和南洋的香料。延佑年间建立的大直沽天妃宫和后来(泰定三年,即1326年)建立的三岔口天妃宫,这些都标志着天津人口的最初聚集。



元代海运航道

元史记载,延祐三年(1316年)“春正月乙巳,改直沽为海津镇”^②。《天津县志》说“天津向只七姓”,县志作者之一汪沆作诗:“海津作镇剧苍凉,七姓残元始启疆”。海津镇的出现距离元代结束还有52年,故诗中称“残元”。当时“始启疆”的七姓面对的是“剧苍凉”的海津镇,就是说刚建立海津镇时,当地还没有多少人,元代中后期人口才聚集起来。

通过上述材料可以看到,天津最初人口包括煮盐户、军屯户、南方海漕船民、内河船民、河工、商民等。由于没有人口统计,只能通过当时诗人的感觉来揣测。如“晓日三汉口,连樯集万艘”,“东吴转海输粳稻,一夕潮来集万船”及“一日粮船到直沽,吴罍、越布满街衢”,等等。诗人有感而发,有时会拔高,但也不会空穴来风,元代海津镇应当具备城镇的规模了,海津镇应当是天津城市的起点。